

## 成都东山客家方言中关于生命的民俗语言现象诠释

2006-1-17 兰玉英 阅读688次

《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自《易》始就体现了高度的生命关怀，此后两、三千年来各方面对生命问题的探索也如生命本身一样生生不息。人类代代绵延不绝，对生命问题的探索也永无止境。

在人类所思考的问题中，对人的生命的认识分歧最大但又最具魄力。人的生命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样存在的？一个生命怎样才能健康成长？一个生命消失以后又将怎样？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宗教阐释、艺术表现、习俗陈述可谓浩如烟海。

语言民俗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从语言和民俗的联系来看，语言中记载和传承民俗事象的那部分被称为民俗语言现象。这些现象直接指称或折射出了民俗事象，传达和反映出了民众的意识信仰、感情态度等等，可以说就是风俗化石。成都东山的客家方言中存在着不少这样的化石。本文关注东山客家方言中关于人的生命的诞生、成长、存在和消失阶段中产生的重要民俗语言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诠释，试图指出其背后所沉淀的东山客家人的生命意识和信仰。

## 一、关于生命的诞生

人类的全部奇迹都是由人这种生命诞生以后才产生的，个体生命诞生之谜尽管已被科学揭晓，但在世俗生活中往往仍沿袭成说，相沿旧俗。东山客家方言对个体生命来源的述说，除了男女的作用之外，还需要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者通过祭祀送子娘娘获得，或者通过其他的活动方式去获得。

送子娘娘是东山客家人心目中的主管生育之神，她并没有被供在堂屋的神龛上，东山客家人以为她在间龛（卧室）里面司职，无形地或者隐秘地存在于卧室中。他们对送子娘娘怀有虔诚的敬重和殷切的希望，凡祭祀必到间里祭祀她，或者祈求她赐予子嗣，或者祈求她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围绕着送子娘娘的神秘力量，东山客家人还有一些配套的习俗来演绎生育中的神秘性，最为有名的是解放前每年农历三月三举行的抢童子活动，“三月三，堆人山”，至今很多客家老人还能回忆其热闹非凡的情景。据载：区内有四处，以洛带为盛，地点在燃灯寺前川主店。童子是木刻，共12个（闰年13个），分头童、二童、三童及一般童子。人们相信，无嗣者抢得童子可以生育。头童最大，据说最灵验，所以最珍贵，抢夺也最激烈。值此日，参加抢童子者成百上千，观众数万。先唱川剧《仙姬送子》，戏毕主持者便通秉神灵，然后鸣炮三响抛出童子，台下便开始激烈争夺。一个头童或二童，往往要争夺三、四个钟头，只要看见在谁手上，大家便会漫山遍野蜂拥而追，有时竟追上二、三华里，直至不知在谁手中为止。童子抢得后，便送往事先约定好的求嗣者家中。主家迎童供奉，设宴酬谢祝贺宾客，并对抢童者予以酬谢。

得到了童子的人家如果以后生了孩子便给孩子取名叫“童子”，在洛带镇长铁村就曾有一个“童子”，他活到50多岁以后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大家都称呼他为童子。

再从茶壶的寓意来看生育在东山客家人心目中的神秘性。茶壶因为有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经把男人比喻为茶壶，把女人比喻为茶杯。无独有偶，东山客家人中也用茶壶来象征儿子。重男轻女是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客家人也不例外。用茶壶去隐喻儿子的习俗有：

1、在娶儿媳当日,在儿子和媳妇入洞房之前,母亲要先拿把茶壶放到他们的新床底下,以期儿子和媳妇在婚后能够生儿子;

2、如果结了婚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茶壶里装入代表睾丸的桴碳以后,把茶壶埋到十字路口或三岔路口,祈求送子娘娘赐给自己儿子。

很显然,这些关于生命诞生的习俗是祈子习俗,它建立在生育中神灵崇拜观念的基础之上。崇拜的女神是送子娘娘,同时还崇拜木头雕刻的“童子”。从抢童子的习俗看,“仙姬”应该是或者被当成了送子娘娘。看过抢童子的白美华老人回忆说,仙姬是七仙女,她被逼回天宫以后生下儿子,后来驾着祥云到人间把儿子送给董永,所送的儿子就是树雕刻成的。秦永州先生说“泰山碧霞元君、观音菩萨、九天玄女娘娘等,都被中国的宗教和民间改造成送生送子的娘娘”,钟敬文先生则说送子娘娘跟女娲、碧霞元君、催生娘娘等一样是民间的生育女神。

## 二、关于生命的成长

出生和死亡可以说是瞬间的事情,从出生走向死亡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往往费尽周折,甚至遭遇不测,在过去尤其如此。怎样才能抵抗疾病的侵袭?孩子们怎样才能健康长大?老人们怎样才能延年益寿?从取名字和吃“寄生”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考。

安贱名:安贱名是给孩子取一个下贱的小名,跟今天北方犹存的“贱名易养”的心理相同,认为有了一个贱名可以不被黑白无常抓到地狱去。一般在动物名前加“阿”来称呼,如“阿猪”、“阿狗”。“猪”、“狗”被认为是最贱的动物,每年在敬灶神的时候,他们都要特意向灶神爷汇报说锅里没有煮狗肉,灶里没有烧猪毛云云。

带上“根”字命名:生命伊始,孱弱无力。东山客家人认为孩子在十二岁以前还没有自然长成根,需借助人为的力量让孩子“添根”,以增强生命生长的力量。请看:

秧根:这是由栽秧人取的名字。栽秧时节,第一个栽秧的人技术最好,他能把五行秧很直溜地从田的这头栽到那头。这个人很受人尊敬,哪家有小孩不好养,就会把孩子带去,请他给取名字。他背着孩子栽秧,在栽的过程中一直弯腰劳动,直到把五行秧栽完才直起腰来,然后就给孩子取名为“秧根”。

“秧根”产生的理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植物生长奥秘的发现:草木的生长在于根的作用。此发现给生命的思考带来了这样一个独特而形象的生长意识:人要像草木一样扎根于生命的泥土,才能吸收生长的养料。另一个是秧与客家人生活的紧密联系。东山客家人自称广东人,这种认同隐含了其祖籍以广东为多并且在整合中广东籍占优势的事实,这跟我们从族谱中了解到的情况相吻合。屈大均说:“东粤自来多谷。志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东粤多谷之地也。”广东客家人在粤地一年栽种三季水稻,深谙稻谷的生长之道,入川以后仍播谷种秧,对秧子发达的根系了如指掌,当把对生命健康的渴望与秧子生长奥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于是由物及人,物我同一,便产生了“秧根”的命名方法。“秧根”用之于人名,体现出对自然物秧根的羡慕和敬畏之情。栽秧是很重的活儿,腰疼痛难忍,可是为了给孩子取一个秧根的名字,背着孩子栽秧许久连腰也不能伸一下,这实在是苦了取名者了。为何要这样?其实这是一个秧根崇拜的仪式,这仪式饱含着对“秧根”的敬畏之情!

显然,“秧根”的称呼,是植物崇拜的遗迹。

龙根:它是由舞龙人取的小名。在东山客家腹地洛带镇有久负盛名的刘家龙。刘家龙夏天干旱舞水龙为祈雨,正月十五闹元宵舞火龙为庆祝节日。水龙、火龙均蔚为壮观。龙舞好看,全靠耍“宝”人的指挥。舞龙人所持的圆珠,东山客家人称为“宝”,举宝的人被称为“耍宝个”,他是一支龙队伍的灵魂人物。当得知要表演龙舞,有体弱孩子的父母,则早早地把孩子带去等候他取名字。刘大权是今刘家龙拿“宝”舞龙的人,年仅30来岁,他已经给几十个孩子取了“龙根”的名字。“龙根”,一方面受到了秧根

的启发,另一方面是源于对龙的崇拜。

倘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磕磕绊绊的,父母往往去请算命先生算命看五行中缺了什么,然后取上相应的名字来弥补。比如缺火,就找个有“火”的字并在后面加上“根”字,其小名就叫“火根”。在“龙根”、“火根”、“土根”这些名字中,“根”的意义已抽象化,泛化为一种助生命成长的神秘力量的符号了。带“根”的名字被赋予超人的力量,从信仰看,这是语言的灵物崇拜了。

再看寄生的神秘作用。“炖雨水、送雨水、送寄生”反映的是对生命健康认识的重要民俗活动。立春之后的第一个节气是雨水,其时东风解冻严寒过去,雨水频降草木萌生,《礼记》曰:“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雨水节开始日,是生命复苏的关键日子。东山客家人认为,人跟树木一样,需要“上水”才能生存;并且认为老年人满60岁以后自然“上水”比较困难,需要有外力相助才能“上水”,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雨水这一天,出嫁的客家女儿会亲手买寄生来炖制肉食给自己年满60岁的父母送去。这里的寄生是指寄在老树上面生长的别种小树苗。在雨水日炖、送,炖的东西中加进了寄生,从不同角度命名,于是便有“炖雨水、送雨水、送寄生”诸名。

送法大都是一个女儿连续送三年,分别用寄生炖猪蹄子、猪 和整鸡。有的头年还特意去要七姓人家的肉来炖:陈姓的不要,担心父母染上沉疴,刘姓的也不要,担心父母得了病会被“留”住;要“代、戴、周、马、熊、宋、林、万”等寓意好的姓氏的。其中“马”有威武之气,“熊”与“雄”谐音,意味着身体硬朗,“宋”与“送”谐音,万一有病可以被送走;“林”象征着灵验;“万”是大数,意味着活得久长。有的头年还要送一棵柏树苗去并把它栽到房前,以后送去寄生父母就先在柏树下吃。柏树本身象征着生命常青,“柏”还与“百”谐音,取长命百岁之意。现在的东山是枇杷之乡,枇杷树四季常青,今也有老人靠着门前的枇杷树吃。

“送雨水”的习俗蕴涵着重要的生命意识和信仰。

从生命意识看:认为生命如树,要有根而且通过“上水”才能获得生机;生命的复苏也有时令,自然界一岁一枯荣,人年满六十以后是一个大坎(六十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组成的一个周期),神秘而灵异的寄生能够帮助生命由枯到荣。

从信仰看:是树崇拜的遗留,相信寄生的神秘力量以及靠着常青的柏树和枇杷树吃东西能够延年益寿;对语言的灵物崇拜和禁忌,认为“熊”、“马”、“宋”、“林”、“万”与健康联系在一起而迷信,认为“刘”、“陈”与疾病联系在一起而禁忌,认为“柏”可保长命“百”岁,语词仿佛有魔力一般。

与此相应的习俗还有炖冬至,这是在冬至那天炖寄生全家吃的习俗。东山客家人认为,经过春夏秋三季,已经“上”到了“水”的寄生,到冬至以后又会慢慢“下水”,为了不让寄生所上的水白白流失,于是就在冬至日用寄生炖肉吃,把其“水”补充到人身上,以帮助人度过严冬。

炖冬至的习俗可以进一步看出对寄生的崇拜。何以崇拜它又吃掉它?林惠祥先生说:“有一种很奇特的事实便是神灵与牺牲的混合,先被崇拜为神灵,其后竟被当成牺牲宰吃。这或者由于信所吃的物的神圣的物质能够影响于吃者。”东山客家人深信寄生有神力,把它吃掉正是希望对人体带来影响——帮助“上水”。

下面是关于求吉、消灾却病的习俗:

月光娘娘割耳朵:东山客家人把月亮称为“月光”,尊称是“月光娘娘”,他们对月光娘娘很尊敬,八月十五晚有祭月光的习俗。月亮缺多圆少,缺时弯似镰刀,用手指去指人是不敬的行为,因此要求孩子们不要用手指月亮,否则就会被割耳朵。

砍影影:如果孩子体弱多病打不起精神,由大人带到太阳光或月光下面去,对着孩子影子,先用刀子



画十字,然后就砍影子,一共砍七下,相信这样就会把附在孩子身上的病魔砍去。这个习俗中,影子是病魔依附之所,是不吉利的。影子的这个寓意另有佐证予以支持:今天在太行山脚下的河南省辉县市胡桥乡一带的老人们要求孩子们不要看影子,认为看了要生灾,如果不小心看了影子得对着影子吐唾沫才能消灾。

号字令:这是驱凶化吉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符。面对病魔的折磨和日常生活的不顺,如怀孕后胎不稳,生育难产,吃饭被鱼刺卡住等,都需要号字令。字令有星宿令、日令、月令、水令、食令等,针对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字令。比如身上的淋巴结肿大,即长痄子,一般用五雷加百步捶来处理。其法是先画上五个雷,每个雷在“田”的左右两角都画出向上缠绕的圈,代表雷的强烈光芒,也可以画上28宿。然后对着痄子画一个圈,接着一手捏着痄子,一手就在桌上或凳子上用拳头捶100下,捶完后再象征性地把痄子抓来丢了。如此这般以后患者往往会被嘱找医生拿点药来吃,所谓“神医两解”也。

念咒语:患了某些病用念咒语的办法治,早向东,晚向西,念七遍。得红眼病一般念的咒语是:赤目神,赤目神,如今道破你,原来你是青神洛阳人,化为人间赤目神。眼睛有翳子念的咒语是:年煞犯,月煞犯,日煞犯,时煞犯,眼珠里面的翳子要散,太上老君下红尘吹一口气就散。

祭月光反映了月崇拜的民间信仰,其他几法背后是巫术信仰。这些方法通过表演设定的动作或者诵读设定的语言,或者兼而有之,希望以其魔力来征服病魔,征服假想中的超自然力。咒语中直呼“太上老君”,显然有道教的介入。东山客家人中信巫弄鬼的不乏其人,尤以妇女为最,巫婆被称为仙婆。在长铁村周围至今仍有六、七个仙婆。一般是主持下阴事宜。上面所说的那些符咒,还有下文要谈到的“喊魂”等习俗,客家老人一般都会。

### 三、关于生命存在及其消失

这里要谈到的是关于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失去以后的习俗。这些习俗集中指向灵魂问题。

“灵魂”一词有“魂魄”、“精神”、“心灵”等意义,本文的“灵魂”等于“魂魄”,其意义指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东山客家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活着时灵魂寄托在肉体里面,人死了以后的去向是阴曹地府。人整日打不起精神,是魂魄走了,要求小孩子拉屎拉尿不能对着树子,否则树子要把魂缠去。如果摔倒了或掉到水里受了惊吓,担心“跌哩魂了”,这就需喊魂。

喊魂:如果孩子掉到水塘被救起来之后,大人得把他带到水塘边,先用箢子在水里拉,一边拉一边不停地喊某人的三魂七魄转来。然后把拉到的渣滓带回家放到床底下,跟小孩睡觉时脑袋的位置相对应,这样相信小孩的魂魄就能够转来了。如果孩子受到了其他惊吓,则在晚上孩子睡着时,先拍三下床舷,再轻轻扯孩子的脚趾,一边扯一边喊孩子的名字,喊三魂七魄转来了。如是,也相信孩子的魂就转来了。

三月三喝南风:传说女儿国的女人三月三通过向着南方喝风来受孕,大人们要求小孩子在三月三日撒尿不能对着南方,以免魂被喝去。

死亡总是与生命如影随形,一代一代人在经历着生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死。看着身边的人离我们而去,在黯然神伤之后,我们会思考生命的归宿:一个生命最终将走向哪里?怎样去到那一个生者无法预测的世界?东山客家人的认识是:人死后,只是肉体与魂魄分离开了,这魂魄在七七四十九天里还可以感知到亲人所做的一切,四十九天以后才能到达幽冥世界。其丧葬习俗很繁复,但围绕其中的核心问题乃是灵魂如何顺利到达其归止之所,人有灵魂的观念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下面择其要者简析。

倒头纸、买路钱:出煞人死之后,要马上将其抬离床榻,放到木板上,置于厅堂地上。木板上先铺上一层白布,死者头下放一块新瓦,瓦上垫上由女儿用布缝制的三角枕,里面装上去籽的柏枝和倒头纸,表示从此便阴阳倒转,从阳间人变成了阴间鬼;死者手上拿着一个装着“钱灰”的“钱袋”,这就是去往阴间的买路钱。死者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衣服、枕头和床被,都得抛上屋顶,帐子得拆除,屋上的瓦用竹竿戳开一两块,便于死者的灵魂顺利升天,此为“出煞”。

禄衣器:是死人的金库,他的钱财都装到里面。罍中第一件东西是一张写着死者生平和所带之物的清单,一般写头戴什么,脚踏什么,身上穿什么,棺木一副,纸钱一堆,新故亡人收领,最后还写上“一路之上,凶神恶煞不能抢夺,若有抢夺,任随亡人到城隍庙告状,马上差来牛头马面劫拿寸斩不留”这样的话。第二件,是盖了章的路票,相当于通行证。认为死后魂魄飘渺,盘查严厉,难以通过,有了这张路票,一路之上凶神恶煞就不能阻拦,任随亡人畅通无阻了。

回煞、做七:认为在死后的七天之内亲人的亡灵要回到生前的居住地对子孙做最后一次探视。在亡灵由阴间鬼神带着回探的时辰来临时,家人都要出门回避,以免家中阳气太盛,亡灵不敢回家,此乃“回煞”。根据阴阳的安排,七天后还要烧一次纸钱,客家称“做头七”。此后七天一次,连烧三次,叫“烧三七”。有的做五七,一般不做七七,大概是因为从前经济困难的缘故。

清人屈大均在解释“作七”时说:“吾粤丧礼,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终。或谓七者火之数,火主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也。予谓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也,则不复矣。”这段话解释了为何做四十九天和为何有回煞以及数字“七”的独特性。数字“七”的变化之“功能”可释砍影子砍“七下”和念咒语念七遍的原因。其中所言魂魄,不独屈大均一人所有。

灵魂问题来历久远且是带有世界性的现象。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基督教的信徒死了以后的升入天堂,道教的人死后变成漂泊无依的鬼魂,这些是来自宗教的说法。客家丧葬是民间信仰与儒、佛、道耦合的产物。具体到灵魂观来说,民间对生命的灵魂信仰与佛教和道教灵魂观的契合,形成了客家丧葬中为了死者亡灵安息而产生的厚葬习俗。

东山客家关于生命的民俗语言现象比较独特,其中不乏诗性智慧,进一步追溯那些生命意识和民间信仰产生之由,我们不得不联系深藏其后的万物有灵学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理论是由两个主要信条构成的完整学说。“其中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上述现象中谈到东山客家人所信奉的童子、月亮、树木、秧根、寄生、龙等物的灵性以及某些语词的魔力,无一不是万物有灵观的产物和残存。

还得谈谈寄生崇拜的问题。一棵种子被鸟儿吃进肚子里,没有被消化由鸟儿连同粪便拉在了所栖息的大树分杈处,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像其他种子一样发芽长叶,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因为不是长在泥土里,而是寄大树而生,便被赋予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且盼望着它能够给亲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带来神力。寄生的“神奇”,令人联想“槲寄生”。槲寄生是寄生在其他树上的常绿小灌木。在严冬里,万木萧瑟,惟独翠绿的槲寄生还油然在树桠之间,这是很奇特的现象。你看,这跟前面所说的寄生不长在地里而长在树上的奇特性多么相似!阿伊努人和克尔特人认为槲寄生能治疗百病,意大利人认为槲寄生能使妇女育儿,非洲的瓦洛人认为打仗时带上槲寄生的叶子可以预防受伤。弗雷泽诠释说掌握了槲寄生就是掌握了命运,东山人认为吃了寄生也就获得了生命的能量,尽管时空相异,但对寄生灵性的崇拜相同!

上述民俗语言现象中反映出的在万物有灵观基础之上产生的诸种生命意识和信仰来自遥远的古代,它是文化的河流在奔流的过程中被冲向岸边的贝壳,用泰勒的概念说是“文化遗留物”。研究这些现象和观念,不但发现了东山客家人今天的部分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回望客家或汉族乃至各民族走过的大同小异的精神之旅。

东山客家文化是移民的文化。上述习俗和信仰的渊源,既有对客家习俗信仰的传承,又有对当地习俗信仰的吸收。谢重光先生说:“客家信奉的神明多而庞杂,除了全人类普遍存在的天、地、自然物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的神明,其属性非佛非道非儒,亦佛亦道亦儒”,上述东山客家人的信仰与客家信仰的共同性不言自明。谢先生说到具体的“树崇拜”、“蛇崇拜”的信仰和“拣骨葬”、“尚鬼信巫”的习俗,在东山客家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胡希张说,“客家人对龙的崇拜比较广泛”,显然“龙根”的名字也源于龙崇拜。至于丧葬习俗很明显地受到了四川当地习俗的影响。其他各种习俗和信仰的源头,

限于篇幅,有待来日再论。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专项研究课题资助成果。

兰玉英,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网站编辑: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